广场娱乐私拉电线照明,危险!

有人从路灯杆下私接电线,路灯管理处发现后及时拆除

工作人员正在拆除从路灯杆上连接的违规电线。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摄

本报8月11日讯(通讯员 时燕 记者 王领娣) 夏季不少市民热衷于户外休闲娱乐,由于部分广场照明设施不健全,在黄河十路渤海五路时间广场上,市民竟从路灯杆处接电线照明。私接电线极易造成用电安全事故,11日,滨州市路灯及城市亮化管理处工作人员已将此安全隐患及时拆除。

11日,市路灯及城市亮化管理处在日常排查路灯时发现,渤海五路黄河十路西北角处的时间广场一路灯杆上发现一根不明电线。工作人员立刻检查后发现,原来是有人私自从路灯杆下接出一根电线,并牵引到时间广场,供给广场市民晚上娱乐照明使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路边的一根路灯杆下方检查口处,一根用白色细pvc管包裹的电线顺着路灯杆扯到时间广场中间的建筑物,再扯到广场北侧的配电厢。“晚上广场上有二三百人在健身娱乐,但是没有照明设施,大概是有人自己接的电线。”一位经常在时间广场健身的市民说,前段时间好像是从广场北侧的卫生间接电,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改到了这里。

在时间广场北侧有一座公厕和滨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城市防汛3号排水泵站,3号排水泵站的负责人说,以前广场娱乐照明确实是从卫生间接出的电线,“后来卫生间的电闸不稳定,又改到从泵站接电线,前段时间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检查时,发现变压器屋内一个零件被烧坏了。”

该负责人将已烧的发黑的零件拿了出来,“我们意识到从泵站接电的危险,于是将那根线立刻拆除了,因为到了汛期会影响正常的抽水、排水,危及百姓的生命财产。”

市路灯及城市亮化管理处副主任赵国华介绍,私自接电是非常危险的,一般专业工作人员是将电线从地下牵引,线路是隐蔽的,这种直接将线路通过架空的方式扯线,一旦线路破损,很容易引起用电安全事故。

“从路灯杆下接电线,一是会造成路灯杆检查口的关闭不严,下雨容易进水;其次接线不规范,一旦进水,会产生用电安全事故。”赵国华一边说一边拆除被不规范接用的电线,“你看他们接线头处只用了一层pvc包扎,操作非常简单,雨水流到内部很危险,而且私自接的线是铝线,而原本的线是铜线,铜和铝极易发生氧化,出现断裂,这样也是不安全的。我们在接线处会做三层处理,绝缘层、防水层,最后才是pvc包扎。”

市民有话说

娱乐广场能否装上照明灯

时间广场位于黄河十路渤海五路西北角,它成为周边居民自发形成的广场舞“聚集地”,每天晚上有两百多人在这里健身娱乐。令市民郁闷的是,广场上没有照明设施,广场舞爱好者跳舞只能利用黄河十路路灯照进的微弱灯光跳舞健身。

11日晚上7点多,记者看到,时间广场中央已经聚集了一百多位跳广场舞的市民,他们在领舞者的安排下整好队形,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动脚步。还有一些市民发现没有灯光,干脆带着孩子回家了。“没有灯光,我们就慢慢跳吧,大家都小心一点。”一位领舞者提醒跳舞者说。

“广场上没有灯光,大家跳舞都格外小心,来跳舞的有不足十岁的孩子,还有五六十岁的老年人,他们有的腿脚不利索,眼也不好使,对台阶什么的都格外小心,生怕崴脚。”广场舞爱好者孙女士说。“周边就这一个可以跳广场舞的地方,就算没有光,我们就将就一下,摸黑跳吧。”市民张女士说,“这是广场建设中的失误,娱乐场所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怎能保证市民安全健身?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起来,能在广场上安装部分照明设施。”

市东街道办事处政和社区李书记说,时间广场属于建设部门管理。关于广场上的照明设施问题,李书记表示没有管理权,“我们就负责协调广场舞爱好者不要跳到很晚,声音不要太大,以免影响周边市民休息。”

本报记者 王领娣

“只要她好好活着,我就有伴儿”

博兴纯化镇张家村张连利17年照顾脑溢血妻子无怨无悔

走近身边 正能量 ㉒

11日下午1点钟,正是村民午睡的时候,张连利给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喂饱饭后就要出门了。大草帽依然挡不住立秋后晌午的燥热,但是他要去邻村给人主持丧事,这样能赚些他和妻子的生活费。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璐琪 实习生 熊正韬

张连利担心妻子自己倒水容易打翻水壶,总是将水放凉再倒入水壶。

妻子突发脑溢血 17年半醒半糊涂

1997年,家住博兴县纯化镇张家村的张连利发现自己妻子卢云香一连好几天不大对劲,说话总是疯疯癫癫,行为冲动,他怀疑妻子得了精神病。到医院检查后得知,妻子得了脑溢血,脑子三分之二面积有血液凝固。一向能干的妻子突然瘫痪在床让张连利有些措手不及,那年卢云香44岁,张连利43岁。

张连利告诉记者,妻子年轻时是卢家村的妇联主任,结婚后虽然不在外担任职务,但是家务事都是由她打理,“她这么一病,脑子坏掉了,什么也不能干了,我一下子接受不了。”

每天早上,张连利起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行动不便的妻子穿好衣服,再给妻子洗脸梳头,一切收拾妥当后,把妻子背到屋外的院子里透透气。2000年,村里的适龄青年积极应征入伍,张连利也鼓励20岁的儿子张华参军报效国家。儿子参军后,照顾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张连利一人身上,他不仅洗衣做饭,并且学会了给妻子打点滴。

17年下来,卢云香在丈夫的照料下能够下床活动,但是思维意识还是不清醒,自己走到院子就找不到回屋的门,饿了也不知道吃东西,渴了也不知道喝水,有时候精神不正常会摔东西。

说起张连利,他的邻居刘女士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卢婶离不开人,吃、喝、拉、撒都得靠张叔,放她自己在家张叔不放心,如果张叔有事要出门,我们就轮流着去照看她,帮忙热一下饭,她糊涂得都不认得我们。”

地不种没事儿 妻子不能没人管

走进张连利的家,记者发现卢云香正缓慢地从屋子里走出来,因为脑溢血留下的后遗症,她的腿脚不灵便,手指伸张着,张连利扶她坐下。“现在已经习惯了,曾经最艰难的日子,现在想想也已经挺过来了。”张连利指的最艰难的日子,其实是自己生病的时候,自己难受还不能照顾妻子。

有一次,张连利患重感冒,因为发烧浑身疼痛,碰巧家里没有感冒药,自己迷迷糊糊的,又不能舍下妻子去镇上看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后来让去镇上的村民顺路捎回感冒药,服用后才稍微缓解了病痛。

现在,张连利还是会遇到这样的窘境。2013年秋天,张连利检查出慢性哮喘,哮喘病一旦犯上来,就呼吸困难,胸口闷得慌,动弹不得,这时候是张连利最着急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吃药也不见病情好转,张连利只能住院治疗,但妻子不能没有人照顾,只好让儿子请假回家来照顾妻子。

因为没有时间种田,张连利将自己4亩地承包出去,自己找了份打扫卫生的活。“一到忙的时候,地里的活儿是干不完的,但是老伴儿不能没有人照顾,地不种没事儿,她不能没人管。”张连利和妻子一年近6千元的药费,靠的就是低保金、土地承包金和他赚的外快。

只要妻子好好活着 自己就有个伴儿

卢云香不能和张连利正常交流,遇到问题只会“啊啊”大叫,而且生活作息不规律,常常晚上12点之后起床活动。张连利不放心她自己一个人进进出出,所以不论多晚,他都陪着妻子,导致自己休息不好,常常头痛。

看着妻子自己走路的身影,张连利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她总共犯了3次脑溢血,瘫痪在床起不来,现在能这样自己走动,我就很高兴了。我不奢望她能思维清醒,因为医生说她三分之二的大脑已经不工作了。只要她这样好好地活着,我就有伴儿了。”

张连利1976年任村团支部书记,1980年入党,1986年获“省级优秀团支部书记”、“省级新长征突击手”、“县十佳模范党员”等荣誉称号。1988年,张连利担任村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十年。顶着许多荣耀光环的先进典型,在病妻床前默默地担当着守护者,过着清贫的日子,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用无尽的爱和耐心撑起家庭的保护伞。